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四九號

據

清·原步顏等修，袁章華等纂
清道光元年刊本

影印

江西省

崇仁縣志

(四)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崇仁縣志卷十四

崇仁縣知縣原步顏修

人物志

上

理學

名臣

忠義

理學

(元)吳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咸口人生前一夕隣媼夢有神物
蜿蜒降於舍旁池中望氣者徐覺言華蓋臨川二山閒當
有異人出三歲穎異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
傳日受數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
與幼清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七歲論孟五經皆成誦能屬

文通進士賦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預前列十歲始得
朱子大學等書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晨起讀大學二十
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十三
歲大肆力於羣書時麻沙新刻古文集成家貧從鬻書者
借讀踰日還之鬻書者曰能盡讀之乎舉以問之每一篇
輒盡其卷鬻者驚異贈之書十四歲卅角赴郡學補試十
五歲知厭科舉業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
二字作勤謹二銘又作敬和二銘十六歲侍大父如郡城
新安程若庸主講臨汝書院宋季士習惟務進取若庸嘗

游石洞饒雙峯門獨以朱子之學授諸生幼清謁見歷觀其標貼壁閒之說不盡合朱子之學卽問所謂大學乃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其卑小淺陋之學乎程悚然曰若庸處此未見有知學能問如子者余之子仔復族子樞之皆與子年相若可相與爲友樞之盱江程文憲公鉅夫也咸淳六年應鄉貢中選第二十八名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自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以其道教授鄉里纂次舊作名曰私錄若庸識其後曰來此二十二年閱人多矣未見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也僕雖老不敢自棄願

聞切磋語元至元十二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鄉貢鄭松招居布水谷屏絕人事簞瓢卒歲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越四載還居草廬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至撫州命郡縣問勞迎至強起出仕以母老辭鉅夫曰誠不肯爲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可無一覽乎母許其行如京師既至鉅夫仍上疏薦不令知草廬覺其意力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有旨江西行省遣有司卽其家錄上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初游豫章西山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

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文學自負問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旣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忠宣公并書招之草廬答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

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草廬卽欲歸河凍不可行元文敏公朝夕奉公尤謹大夫士多來問學明年春治歸至揚州忠宣公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宗澤以暑熾強留郡學中山王所河南張恒皆受業焉未幾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校定邵子之書謂邵子一本於易直

可上接義文周孔之傳非術數之比其能前知在人不在書在心不在數也明年十月之官居三月以疾就醫富州寓清都觀五旬之內本司遣學職催請者六吏人催請者四文移往復凡數十又移省憲趣還固辭以疾嘗曰學校教育各有其職錢穀出入總之有司提舉之官本爲虛設徒糜廩粟以故勇於辭職至大元年詔授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敦遣不欲赴二年郡縣以都堂移江西行省遣官禮請給驛舟具禮仍不欲行督趣不置三月戒行五月至京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

久之漸失其舊草廬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寒暑不易時未設典簿廩膳出內監丞主之草廬會其羨餘以增養贍而舊弊悉革時朝廷循習寬厚好事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引草廬助已不可有辨士自謂能致之踵門曰先生負治平之學生民之塗炭國家之困敝甚矣今在朝廷寧能不一副執政者之求乎草廬以疾辭明日又至則避之辨上知終不可致歸給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

臂病矣四年武宗崩仁宗卽位尙書省罷中書奏澄陞司
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
貢舉私議約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
四曰治事同列論議不合遂有去意皇慶元年二月買舟
通州旣行而後移文告其去僚友驚愕諸生失所依有流
涕者監學命屬吏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特欲遣人追
留或泥不行蓋草廬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
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
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爲

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閱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校鄉試草廬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易草廬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澄以爲答此問不差者纔得三四卷耳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召於家俾乘驛至京師次儀真疾作不復行渡江畱金陵門人王進德家居數月沂江州寓濂溪書院南北學者百餘人英宗卽位超

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
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敘澄曰
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
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習其學者猶或不言
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爭光
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
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
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無效是無佛法矣
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詞不可以示後世泰定元年

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上御明仁殿及御流杯池亭聽講澄解中庸舜其大孝章資治通鑑數條上大悅初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時草廬已有

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畱之意宴罷小車出城朝士追送都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遣官驛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時草廬年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田糧各省後有詔蠲虛增之稅惟江西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爲名增稅至三萬餘石不得免至治初包銀令爲害泰定改元中書集議便民之事澄力以二事爲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值宜撫在江西其副齊

履謙嘗同官成均草廬力告之乃督憲司爲除害明年詔徵不起中書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賜中統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遣翰林編修官劉光傳旨至家澄拜命上表辭謝先是草廬與蔡國公張珪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之言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冲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蹟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粵自布衣詔屢徵起超擢學士有識

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常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職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道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貫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進呈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

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文通孰得成功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云云至順元年郡縣以澄歸老無復出意舉長子文承廕授官三子京以待養授官元統元年六月得疾拱手胸前正臥不動者數日里人見大星隕其舍東北隅丙戌日神思泰然而逝得年八十